

THE MOST
MEANINGFUL LIFE



许佳◎著

最有意义的 生活

中

正午青春书系

充满灵感的青春小说

I sat in a coffee shop
anquility of this rare,
on like raindrops
sers-by who like to stay in,
no turning back, and finally
come together, along with to,
out why would love you?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最有意义的生活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气压低。我在漠然而烦躁的人潮里继续我的游荡。我回想着——像我无数次做过的那样——A 刚才嘱咐了我些什么，或者，仅仅说了些什么——好玩的，不好玩的。不管在哪里，不管 A 自己在不在我的身边，当他说的那些热乎乎的话时，我总能感到他缓缓地把我的手捏一捏，让我很定心。A 说我总要自己作决定的——我也明白。可是今天这是惟一的一次，是我回想得如此剧烈的惟一一次：我实在停不了去想，想 A 缓缓地把我的手捏了一捏——A 手心的温度刚才越过千万颗麻木的无知的脑袋飞进我手里……我停止不了想哭的冲动——不一定是哭，也许只是眼睛里有水要流出来。

挂掉了打给 A 的那个投币电话，我继续游荡，长途跋涉，走到图书馆去。我现在没有看书的兴致，不过我还是去了图书馆。图书馆是个好地方，外面看上去漂亮，每块砖头都泡在文化气息里，里面冷气开得没有办法更足，让我这种在残忍烈日下脑袋被烤熟的人飞速冷却。

我独自坐在图书馆二楼的一张干净气派的桌子前，面前摊一本我也不知道书名的书，一个小时念三行，纯粹不知所云。我的体温在走进图书馆大楼





之后一刻钟内由沸腾跌至冰点。温度下降得太快，我能感到身体里有一小块东西轻微地“乒”了一声，碎掉，碎得彻彻底底、不知去向。我不去理睬那是什么——管不了那么多。

我坐着，坐着，坐着——手脚冰凉，眼耳口鼻脑处于休眠状态。我终于把自己冻结起来了。没想到我能如此成功地、不费吹灰之力地完成这项看似艰巨的任务。我可并不为此高兴——在冰冻之后，人永远不会高兴，也永远不会悲伤、愤怒、烦，更不会热，永远不热，永远永远把倒霉的热撕碎扔到抽水马桶里冲得无影无踪。

走出图书馆的时候，大雨已经落下来了。大雨像数学老师，不讲情面——明知我急于回家报到吃晚饭，还偏把我留下来。我站在图书馆的台阶上，呆呆地看着雨水坠下来，砸在地上，往低处涌。有好几滴水溅起来死在我的脚趾头上——对此我毫不怀恻隐之心，相反，幸灾乐祸。夏天的太阳恶毒，雨恶毒，夏天的什么都恶毒——我在这个夏天里，也变得空前绝后地恶毒。

马路上已没有人。汽车像逃命一样六神无主地窜来窜去。恶毒的大雨清洗着恶毒的世界。两恶厮杀，天地失色，日月无光。





我的体温仍休眠于冰点。我很恶地站在孤岛般的台阶上旁观这番大决斗，片刻，提起右脚，跨入战场。我偏不让像数学老师一样的雨挡住去路。我背叛雨，背叛数学老师。我翘翘嘴角，露出恶毒的冷笑。现在，我走进战场，我将目不斜视，扬长而去，我将让大雨和世界目瞪口呆。我赢定了。

雨从我的头顶往下奔跑，飞流直下。我不管。我超然地向前走去，去乘公共汽车。我是这里的冰点，雨再冷，只会死在我的手上。我怕什么？我是胜利者。

也不知道在车站上等了多久，一辆仓皇的公共汽车开过来，很不心甘情愿地停住了。驾驶员仓皇地看了我一眼。我没有睬他，兀自抬脚上车。车上乘客稀少，每个都仓皇地看着我。我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坐在一个空位子上，脚下飞快地出现了两个水洼，并且随着水从我身上的仓皇撤离迅速扩张。我端坐，面无表情，默不作声，杀气腾腾，骄傲地自觉是一个杀红了眼的大汉。

车门关上，车子向后一趔趄，又向前一冲，跌跌撞撞地朝没有希望的晴朗开过去。车厢里窗门紧闭，有一股腐朽的香气，诱人，欺骗人，引人变成懒惰、肥胖、愚蠢的文明生物。我仍处于冰点，





身上散发出砭人肌肤的雨气味——我庆幸，我至少得以自保。

汽车忘记了一切地向前开，我忘记了更多地凝视窗外。一站路，又一站路。并没有听那个木皮肤的报站女声，然而“下一站×××”的句子终究钻入了我的耳朵，钻入我沉浸于冰点的喜悦中的心。下一站×××——我知道，A的家是在那里的。我的体温开始回升。在渐渐暖和起来的空气中，我迅速地融化，无数坚硬的表皮、组织、细胞，等等，等等，潺潺流淌下来，变成脚下的两个水洼。车厢左颠右突，水在车子的地板上无规则地颠沛流离，形成一个恐怖的图案。

马达的声音。车子突突突地传递着靠站信号。木皮肤的女声说：“×××到了。请下车。开门请当心。”我惋惜地望了一眼脚下的水洼。一个箭步，我一百八十度转身冲下车。车门在我背脊后面关上，向后一翘起，又向前一冲，跌跌撞撞地朝没有希望的晴朗开过去。

雨势不减当年。我不应该下来。无论从什么角度哪个方面讲，我都是不应该下来的。可是我偏偏下来了。我还立刻从头湿到脚、从外湿到里地向A的家走去。我一定要去见他一面，随便是为了什么。





我大步快走，全身血液沸腾，鼻孔里冒水蒸气，好像一个会走动的电水壶——雨落到我身上，马上被烧开了。

最后，我气喘吁吁地站在 A 家大楼的门口，伸手按防盗大铁门上标着 402 的按钮——402 是 A 的住址。

A 的声音在门上那个小扬声器里，说：“谁呀？”我说：“我。”他马上热诚而诧异地问：“咦，怎么是你？你在楼下吗？”我说：“襄没城……”没说下去。我没想到自己竟然在这里，离他那么近的这里。背后是雨，面前是门，他现在是全世界最接近我的人。我的喉头向后猛地收缩了一下，随即很大声地哭起来。

A 说：“喂，喂喂喂，快点上来，不要站在那里发傻劲。懂不懂？”“嗒”一声，铁门开了。我不伸手，不挪脚，一动不动。A 发急地说：“开门！开门会不会？上楼会不会？会不会？”我说：“你下来。”A 稍微沉吟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外面下雨，下来干什么？做事想想清楚。”我说：“你借把伞给我。我没伞。”A 飞快地说：“随便你！”之后就没有声音了。之后楼梯上响起熟悉的脚步声。

A 打开门，一闪身站在我的面前。我看见





他——干燥、温暖、快快活活。眼泪像潮水那样涨满了我的眼眶，涨得无边无际。

我们站在大楼门口的台阶上，一小块干燥的地方。雨在我们的前后左右，坠下来，砸到地上，往低处涌。A说：“我们家里一桶纯净水刚刚喝完，你算是来送水吗？”我还是哭，说：“你听到今年防汛的消息了吗？据说今年潮汛很猛的。看现在这样子，大概是真的。”A笑起来：“你就为这个那么伤心啊？真是忧国忧民。”我笑笑，继续哭。雨穷下八下。

A说：“解颐，还不是世界末日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”我看看他——他笑咪咪，露出一口白牙齿。我问：“会不会有两个一直很熟的人，到了以后走在路上碰到了就像陌生人一样，招呼也不打，看也不看一眼？”A迟疑了一下，越过我的肩头去看外面的滂沱大雨，说：“会的。”我追着问：“连看也不看？”A把伞在两手间递过来递过去，说：“会的。”我闭上眼睛，闭到紧得生疼。雨声灌进耳朵，从眼睛里流出来。

A在眼皮外面拍拍我的头，说：“喂，干什么？睡在这里啊？”我摇头，说：“不是的。我喜欢你这件背心的颜色。”“喜欢么多看几眼，少收你点参观费好了。别闭着眼呀。”他很得意地说。我不响。半



响，听见他用温和的声音说：“你要想想看，你今天既没跟我打招呼，也不看我，却跑来借伞。其实我跟你早就不用打招呼，也不一定要来看来看去了——都是那么罗里八嗦的人。你在怕什么呢？”

我睁开眼。眼前是 A 让我定心的笑容。我说：“哦。”他的笑扩大了一点。有一会儿，雨声包围着我们。接着，A 问：“定下来了吗？”我一听，扭头去看雨坠下来，砸到地上，往低处涌；叹口气，笑笑。“是不是很烦？”他问。我说：“是是是很烦。我知道我这个人很烦。我自己也很烦。烦死了。”他说：“是不是。你不要说这么快。”说着拍拍我的头。我低头注视脚——脚精湿，看上去极恶心——说：“我就是不知道，决定不下来。不知道么就拖呀。拖到最后再说。还有很久好拖呢。”他说：“动动脑子。把思路理理清楚。做了决定，就不怕了。心情也就好了。要去抗洪救灾么也有力气了——总之是早点定下来，懂不懂？”我说：“哎呀好了，不要管它了。”

A 静下去。很久，只有雨水溅到台阶上。他不知什么时候走近了一点，说：“解颐，说过了，以后总有要你自己决定的时候。总会有的。”我不响。一滴眼泪落到地上。又一滴。他叹口气，说：“到我家





去找点衣服换换吧。那么湿。”我摇头。他又叹气，说：“那么，我送你回家？”我摇头，说：“伞给我。你回去好了。”他再三叹气，说：“走吧。送你去车站。”二话不说抓起我的手，撑开伞往外走。他的手心温暖，好像他的声音。

还是回到刚才我义无反顾跳下车的车站上。他站住，我也站住。马路上空空的，汽车仓皇逃命。我湿淋淋地躲在伞下，凝望马路，突然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攥住了。一股无法控制的力量促使我不能自己地不断幻想着某一个可能性……到最后，我恍惚以为自己肯定会这样做了。像人快坠入梦乡时往往会猛地心悸而往清醒里退一退那样，我在长久的恍惚中突然吓了一跳，心脏用力地叫唤起来；我忍不住叫了声：“襄没城！”A在身边，赶快说：“怎么？”我痴兮兮地呆望着马路，说：“我在想，哪天我再去补习物理的时候，走到老师家那个弄堂口，要穿马路——我会不会突然站定在车子前面？于是车子就把我撞倒，轧过去，轧扁轧死了。我觉得这是极有可能的——越想这种可能性越大。也不为什么，就是突然站定了。那么，在弄堂口等我一起进去的同学看到我那个样子，会不会来救我呢？”“没事不要瞎说！”A大声说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缓慢地





转过脸去，看见 A 的侧面——很气愤的一副表情。我怯弱地瞪着他。片刻，他转过脸，和气地端详着我说：“今天雨很大，你别忘了害怕。”说着掉头看天，喃喃道：“害怕是人身上的一样好东西。”说完，对我笑笑，握住了我的手。我也去看天：下雨的夜幕很低，摇摇欲坠的样子；路灯在这夜幕底下顽强地燃着光，像是硬要把黑重的夜往上撑，往上撑，直撑到云霄里头去，直撑到笼罩不了城市上空的地方去，直撑到永远看不见的所在去。我没动——不敢动。害怕突然回到了我的身上，我简直不敢去看马路。不敢动，不想动。我紧紧捏住他的手指，心脏的叫唤低下去，低下去。一刹那静得斗转星移。

马达的声音。车子突突突地传递着靠站信号。我看车子一眼——唉，削削瘦瘦。A 说：“上去吧。”把伞放进我手里。我说：“不要伞了。下车过马路就到家。你打伞回去。”他摇头，推我一把，说：“我无所谓。快上去，来不及了。”

我跳上车，一转身往外看，看见 A 让我定心的笑容，雨水从他的头顶往下奔跑，飞流直下。车子向后一翘起，又向前一冲，跌跌撞撞地离 A 而去。我看见他长时间站在车站上，蓝背心像上次那件蓝 T 恤一样，蓝得彻心彻肺。





雨下不到 A 的头上。雨下不到 A 的伞下。

从车站往家跑的时候，伞撑不住，人东倒西歪。推开家门冲进去，我从骨髓里往外冒寒气——冰点以下。妈妈气急败坏地给我换衣服、灌姜汤。一碗姜汤下去，算是有些许热气了。电话铃声大作——是 A。

A 再打电话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躺了两天，刚刚退烧。我津津有味地在吃妈妈做的冰糖梨，自豪得不得了。我嘴里，“天花板”上起了个泡，吃东西很痛。昨天晚上妈妈烧胡萝卜粥给我吃，今天早上又烧水果羹，让我吃起来不疼。现在又有很甜的冰糖生梨好吃。我有滋有味地吃着，慢慢吞吞。在我咽下最后一口的时候，A 的电话来了。

A 说：“嗯，你现在听上去心里有底了。”我想：是吗？没回答他。他说：“声音定了许多。你不知道，你那天声音有多难听。”我说：“多难听？学给我听听看。”他说：“学不像。你现在文理科定了，是吧？”我说：“还没有。”他说：“是吗？那如果选文科，是加政治还是历史，你大概还要花很多时间。”带点取笑的口气。我说：“你不要急呀。总有结果的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是吗？现在变成你安慰



我啦？”

挂上电话，我躺下，眼看着外面。烈日炎炎。我想把自己晾到窗外去。我想像这么一幅图景：我悬在半空中——就我家窗外的晾衣架上。没有竹竿，没有衣架——那于我都不合适。我只得悬在半空中，悬而未决。我想把自己晒一晒，在大太阳底下翻过来，倒过去，好好晒晒——这是传统防潮去霉的方法。然后，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拿藤拍上下左右里外前后“啪啪”狠命拍打一通，就像对被子一样，拍得越重、声音越响越好。我在这节奏之下欢快地抽筋，一弹一弹。

或者，可以把我拎到水龙头下面冲刷，用硬毛刷“哧哧”地刷，从头到脚，从脚到头。再拿肥皂粉浸，浸了搓——放在搓衣板上，一来一去，刚劲有力。洗干净。彻彻底底的干净——把过去，把回忆全部洗掉。

我原以为做决定应该兴师动众敲锣打鼓，犹豫再三权衡再三斟酌再三，吵吵闹闹哭哭啼啼才对。那天我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我的手表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金属表带扭得变了形。然后我把手表扔到沙发底下。我决定了。没想到做决定是如此简单。





看见 A 让我定心的笑容，雨水从他的头顶往下奔跑，飞流直下。车子向后一翘起，又向前一冲，跌跌撞撞地离 A 而去……



八

高考后6个月

我居然是在1999年12月31日过去一个多月之后才又和别人说起了这件事。我和A说，和B说，还和C说。中间那一个月没什么印象——应当是在期末考试。碰到大学里第一次期末考试，我们都紧张得要命，我三次把准考证落在寝室里，还有一次是明明在书包里，可是我没能找到，到最后，老师说：算了，我认识你，你总是不带证件的。——说实话，这个监考的老师真不错。

我还记得那个庞大的教室，一排一排坐着来考试的人，讲台前面堆满了书包，考着考着，最上面的那个书包会突然掉下来——“啪！”





大学里出的考卷总给你一种考不出来也没有关系的感觉，其实却是很有关系、非常要紧的。大学就是这样假装宽容，极端虚伪不要脸。我恨死大学了。不过，那不等于说我在大学里的日子过得不好——还是很好的，只是那靠的并不是这个大学系统。我也不知道那靠的是谁。

考完试的那一天，寝室里的人在理东西，准备回家。大家都有点儿未完全发作的歇斯底里，每个人唱着歌，把床上所有的东西都席卷下来，很痛快的样子。只有我横七竖八地斜在床上，（我们的床都在上铺，下面是写字桌。）脚耷拉下来，缩着头颈在喝牛奶，没什么别的动作。熊熊从门外折进来，手里拿了一块湿抹布，站在我的床下面，抬头看看我，说：“你怎么还不理东西？”

“我不打算马上回家。”我说。

我对床的 Jo 本来撅起屁股对着我，在理东西，突然扭头惊讶地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熊熊代我回答说：“我们都回去了，她一个人在这里，多逍遥！要不是想看电视，我也要留在这里，再住几天。”

通通在理包，发出很大的声音，把许许多多东西都塞进包里，这时候也披头散发地对牢我说：





“咦，好像是很滋润的嘛。”我瞥了她一眼，笑出来了，说：“通通，你今天很难看的嘛？”她一摸头说：“真的啊？”脸上很担心的神色。我说：“等一会儿你就背那么大的包去找你男朋友啊？像归还孽债一样的，不错不错。”大家穷笑了。通通气死，还击道：“你有什么好看？喝牛奶喝得嘴唇上一圈白的。”

然后，她们——就是我的室友熊熊、通通和Jo——就都回去了，剩下我一个人在寝室里。

我是有闲阶级。其他人走掉之后，我开始用电水壶日夜不停地烧水（电水壶是校方规定的违章电器，我们藏了一个，比泡水方便得多。）我用温水漱口、刷牙，用热水洗脸——不管是在早上还是在晚上。我真的烧了很多很多热水，用满满一热水瓶的热水洗脚，每过五分钟就加一点水，一共洗一个小时。我在床上铺着电热毯，焐在被子里看书——在我的床头排列着堆积如山的日本漫画书，我整天活在魔法、情死、肌肉膨胀、世界末日的情节里。我从早到晚开着半导体，听许许多多的节目，要么是唱歌，要么是相声，要么是专家咨询，要么是股市行情。

B 打来电话，笑道：“你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？”

